

禪門
人物

俱胝的一指

程北然

——一個人的完成之七

「一個人的完成」一書，上篇為縱論，篇名為「太平的線索」。中篇為各論，篇名為「禪門人物」，下篇亦為各論，篇名為「理學人物」。現所發表者為中篇。其一個人的完成之一為「達摩的行跡」，一個人的完成之二為「德山的來勢」，一個人的完成之三為「雲門的敲門」，一個人的完成之四為「趙州的門」，一個人的完成之五為「黃檗的罵」，一個人的完成之六為「香林的成勢」，曾已發表於香港出版之人生雜誌中。茲從一個人的完成之七開始。各文獨立可以分看，亦可合看。能參閱人生雜誌所發表各文尚佳，否則，亦無妨也。（作者附識）

俱胝和尚，凡有所問，只豎一指。

俱胝庵中，有一個童子，在外面時，人家問他：俱胝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？這童子便豎起指頭。回到庵裡，並將此指，舉得和師父一模一樣。俱胝便用刀截斷這童子的手指。這童子就叫着走出去。俱胝召喚一聲童子回過頭來。俱胝却豎起指頭。這童子豁然理解。俱胝在遷化（死）的時候還對眾人說道：

「吾得天龍一指頭禪，平生用不盡。」

後來，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禪師道：

「古人道：俱胝只念三行咒，便得名超一切人。作麼生與他佔却三行咒？」

國泰深禪師聽了，也豎起一指頭。

這真是所謂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，一花欲開，世界便起。這麼一指自然的一個指示。對這一指示，雪竇禪師曾讚頌道：

「對揚深愛老俱胝，宇宙空來更有誰？曾向滄溟下浮木，夜濤相共接盲龜。」

在茫茫大海裡，像盲龜似的動亂着的人們，會有多少？只是盲龜的動亂，背後總會有一個動力。這動力是什麼呢？有人說這就是生的意志。但生的意志又是什麼呢？有人會說：這就是宇宙

的一種機械的力。但這一種宇宙的機械的力，又是什麼呢？有人會說：這就是命運。但命運又是什麼呢？你不是可以一直如此問下麼？只是如此之問，畢竟受用實難。盲龜所求，不過浮木。法華經云：「如一眼之龜，值浮木孔，無淺溺之患」。只是誰會向大海裡，下着浮木呢？自動亂的人們看來，宇宙會如此空洞。空洞得無有一人，會來搭救。他們只能望着上天，但何處是上天？何處是下地？他們又那裡能夠知道。俱胝於此，生就一指。只這一指指處，你就有了上天。只這一指指處，你就有了下地。宇宙空來，更有誰能如此一指？上天豈在一指？但指處就是上天。下地豈在一指？但指處就是下地。這一指會是如何簡單化着一切！同時，一切簡單化着，也就分明歸於一指！童子不識不知，學人一指，此只是簡單的一指。必須截斷，再一回首，始能見此一切歸一之指。童子於此有悟，粉身碎骨，也是欣然。一指之斷，自無痛楚。此俱胝所以平生受用不盡之故。

所謂「俱胝只念三行咒，便得名超一切人」。其實三行咒已是太多了。只因豎起一指，乃大孤絕，所以念上三行，以資熱鬧。你能簡單化着

一指，你就能簡單化着一身。你能簡單化着一身，你就能簡單化着一心。你能簡單化着一心，你就能簡單化着一世。你能簡單化着一世，你就能簡單化着千古。千古之情，歸於一指。千古之意，亦就可知了。國泰深禪師於答人問三行咒時，亦豎起一指，於是又使問者道：「不因今日，爭識這瓜州客？」此之謂「如斬一縷絲，一斬一切斬。如染一縷絲，一染一切染」。一指之下，無不了然。只是一指之下，究又誰能了然呢？

唐肅宗問忠國師，「百年後所須何物」？國師云：「與老僧作個無縫塔」。帝曰：「請師塔樣」。國師良久云：「會麼」？帝云：「不會」。國師云：「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却語此事，請詔問之」。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？源云：「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充一國。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瑠璃殿上無知識」。

人之一生，既經一指，則死後所須，又果何物？在這裡，忠國師說是要無縫塔，會那裡來的無縫塔呢？要知生前有了一個無縫塔，死後絕能歸於一個縫塔。什麼是無縫塔呢？第一，湘之南，潭之北，那是秋鴻橫空。第二，中有黃金充一國，那是夕陽着地。第三，無影樹下合同船，那是太平時節。第四，瑠璃殿上無知識，那是理性世界。在雁聲中，在夕陽裏，在太平時，在理性內，那就是一個無縫塔樣，何須更勞建造？「無縫塔，見還難，澄潭不許蒼龍蟠」（雪竇頌），在理性的世界裏，是用不着與風作浪的。「層落層，影團團，千古萬古與人看」（雪竇頌），一個理性的世界，就是一個清晰的世界，就是一個永恒的世界，因而也就是一向有着歸宿的世界。

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微云：「與我過禪板來。」牙過禪板與翠微。微接得便打。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」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濟云：「與我過蒲團來。」牙取蒲團過與臨濟。濟接得便打。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」

關於達摩祖師的行跡，我們是知道了。既知道了他的行跡，為什麼還要問他的來意呢？

在一指之下，能知西來意，會如上述童子，平生也受用不盡。在一指之下，能知無縫塔，會如上述國師，死後也受用不盡。生用不盡，死用不盡的，只是一指。既只是一指，那還不是簡單化到了一點嗎？

據載：

「俱胝和尚，乃婺州金華人，初住庵時，有一尼名實際，到庵直入更不下笠，持錫繞禪床三匝云：道得即下笠。如是三問，俱胝無對。尼便去。俱胝曰：天勢稍晚，且留一宿。尼曰：道得便宿。胝又無對，尼便行。胝嘆曰：我雖處丈夫之形，而無丈夫之氣，遂發憤要明此事。擬棄庵往諸方參請。打疊行脚。其夜山神告曰：不須離此，來日有肉身菩薩來，為和尚說法。不須去。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，胝乃迎禮，具陳前事。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。俱胝忽然大悟。」

從此以後，俱胝和尚對向他發問的人們，總是豎起一個指頭。有一禪師名玄沙者，對此一件事，曾說道：

「我當時若見，拗折指頭。」

這豎指折指，究竟是指着什麼而言？究竟是指出了什麼意義？要知尼名實際，則直入持錫繞禪床三匝，豈不分明是指着「實際，實際，實際」。

實際道得就留下。實際道不得，就隨走。只不過「實際」又是什麼呢？分明實際是在禪床繞着三匝，成了三個圈圈。這三個圈圈，會是指歸上天，指歸下地，指歸人間。也就是指歸永恒，指歸無限，指歸生命。更就是指歸心靈，指歸心性，指歸心血。於此，你把他貫穿起來，這便是豎起一指。只是如果已經貫穿起來，徹上徹下，徹內徹外，光燦燦的，一見指頭，豈不可予以拗折了麼？圓明和尚道：

「寒則普天普地寒，熱則普天普地熱。」這於一指，又何獨不然？指則普天普地指，折則普天普地折。指出來，又折了去。折了去，又指出來。此之謂屈伸如意，來去自由，所欲從心，指揮若定。

麻谷禪師持錫仗，到章敬處，繞禪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章敬說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麻谷又去南泉禪師那裡，同樣繞床振錫而立。南泉就說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麻谷說：「章敬道是，和尚為什麼道不是？」南泉說：「章敬道是，是汝不是。」指歸實際，精神一提，從此立定。如此一來，當然「是」是。指歸實際，精神一落，立即硬化。如此一來，當然不是。章敬說是，是在一提，麻谷陷入，落即「不是」。於此豎指，折指，折指豎指，即是究竟。

「死水不藏龍」，豎起一指，那是指向活水裏！

「澄潭不許蒼龍蟠」，豎起一指，那是指向止水裡。

現實世界是在活水裏，是活的龍，須向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處去。

理世界是在止水裡。是蓮花，就須如智門禪師所云：「未出水時是蓮花，出水後是荷葉」。

荷葉撐着天，蓮花元是道，儘在止水裏，上上下下，看得分明。

其實是止水，就是活水。所謂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兩徘徊，問渠那得清如此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

其實是活水，就是止水。所謂「滄溟幾萬里，山泉不盈尺，到海觀會同，乾坤誰眼碧？」山泉是止水，滄溟亦是止水。不捨晝夜，逝而未逝。滙納百川，確無增減。日出海上，月印泉心，若非止水，必不如斯。

到了這裡，所謂俱胝的一指，自然是指歸一路了。

只是，當指被拗折，或無指可指時，又將如何？

於此，曹山禪師道：

「俱胝承當處莽魯，只認得一機一境。一等是拍手撫掌。」到指被拗折或無指可指時，你便去拍手撫掌，這自然會更好的。

打地和尙，凡有所問，只打地一下，後被人藏却他的棒杖，却問他如何是佛？他只張口。他如此時，也是一生受用不盡。

在這裡，豎指打地或張着口，都是一樣。只要能够受用不盡，任便如何，都是好的。

無業和尚說：「且多虛不如少實，大丈夫漢，即今直下休歇去，頓息萬緣去，超生死流，迴出常格，縱有眷屬莊嚴，不求自得。」

無業一生，凡有所問，只道：「莫妄想。」當指被拗折，或無指可指時，你只莫妄想，也就儘可受用不盡了。

一切總要簡單化。莫妄想，張着口，打着地，豎起指頭或是拗折它，都不過是要你簡單化。